

珂赛特

《悲惨世界》续集

● [美] 劳拉·卡尔帕金 著

● 谢素台 译



Cocette

一个震撼全世界人心的故事

珂赛特

〔美〕 劳拉·卡尔帕金著 · 谢素台译

作家出版社

COSRTR

(京权) 图字: 01-96-012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珂赛特/ (美) 卡尔帕金著; 谢素台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3

ISBN 7-5063-0919-X

I. 珂… II. ①卡…②谢…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N.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1779 号

Cosette 著作权人 (C) Laura Kalpakian 1995

中文译本著作权人 (C) 作家出版社 1995 年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版权许可人: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ternational)

珂赛特

作者: 劳拉·卡尔帕金

译者: 谢素台

责任编辑: 杨德华 林金荣

装帧设计: 蒋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电话: 5005588 转

印刷: 二二〇七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48 千

印张: 23

版次: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19-X/I·910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感 谢

《珂赛特》非常幸运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朋友。在华盛顿，有玛丽·艾丽斯·基尔和安娜·科特尔；在加利福尼亚，有迈克尔·坎普斯和罗兰·珀金斯；在巴黎和纽约，有菲利斯·德马雷考斯·约瑟夫和罗伯特·约瑟夫。另外这部书和作者有幸与拉里·阿什米德在哈珀科林斯一起工作过。我也想感谢哈珀科林斯的贾森·考夫曼。

怀着无穷无尽的慷慨、亲切和有益的关怀，W·司各特·海因教授花费时间审阅手稿，回答我的问题，对十九世纪的巴黎提出他自己独特的远见卓识。华盛顿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们和工作人员们，特别是苏扎罗·阿兰的詹妮斯·托马斯女士，在好多场合给予了许多优惠。

我的儿子们，彼尔和布伦丹，几乎像和她在一起似的，在《珂赛特》周围生活着，机智钟爱地这样生活着。感谢你们。我父亲，威廉·J·约翰逊，一直使家里的炉火燃烧着，而且，毫不抱怨地，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和上音乐课，我也感谢他。

随着我的另外一些作品而来的《珂赛特》，还要感谢两位以时间、关怀和无限感情无私地支持我的工作的人。梅雷迪斯·卡里，万分感谢。还有我母亲，佩吉·卡尔珀坎，永远感谢。

劳拉·卡尔帕金

07/07/00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序言
1869 年

主要人物表

冉阿让——珂赛特的养父。

珂赛特——本书女主人公，马吕斯·彭眉胥的妻子。

马吕斯·彭眉胥——本书男主人公，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让吕克——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大儿子。

芳汀——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女儿。

欧棕鸟——本名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亦名桑松内特，一个街头流浪儿，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米米·拉斯考克斯——欧棕鸟的母亲，一个妓女。

达丽娅·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欧棕鸟的外祖母，旧货商。

妮克莱·劳里奥特——著名女演员，让吕克的情妇。

奥芬巴赫——作曲家，音乐指挥。

维迪尔——印刷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泰蕾丝——维迪尔的妻子。

帕乔利——印刷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热尔梅娜·弗洛里——帕乔利的妻子。

帕斯卡·博贾德——美术家。

德纳第——一个贪婪成性、图财害人的歹徒。

阿兹玛——德纳第之女，善于敲诈勒索、玩弄阴谋手段的女

人。

爱潘妮—霍顿丝——阿兹玛的长女。

科琳——阿兹玛的次女。

卡雷梅夫人——彭眉胥家的名厨师。

蒂埃尔——一个只重权势、财产、秩序的政治家。

阿尔塞纳·赫维特——一个富商之子，让吕克的同学。

平切尔——街头流浪儿。

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当选法国总统以后，发动政变称帝。

莫尔尼伯爵——路易—拿破仑的同母异父兄弟。

阿希尔·克里隆——一个密探。

目 录

第 一 卷

滑铁卢的孩子们

第一部	第五个人·····	3
第二部	爱情歌剧·····	57

第 二 卷

革 命 风 暴

第一部	百灵鸟和欧椋鸟·····	143
第二部	刀枪、绞刑架和贫民窟·····	239
第三部	面包和枪弹·····	297
第四部	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	357
第五部	释放百灵鸟·····	405

第 三 卷

第 二 帝 国

第一部	蓝玫瑰·····	457
第二部	路易—拿破仑的花园·····	523
第三部	《巴黎人的生活》·····	559
第四部	昂贵的煎蛋卷·····	659

尾 声

布洛涅, 1867 年 3 月

编后记	·····	杨德华	719
-----	-------	-----	-----

第 一 卷

滑铁卢的孩子们

第一部

第五个人

1832

正在这时，第五套军服好似从天而降，落到那四套上面。那第五个人得救了。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 一 章

据说时间和记忆上了镣铐，永远受到束缚，永远步调不一致。随着流逝的岁月，时间加快了，而记忆却减退了，积聚起块头和体重，抗议时间流逝的速度。甚至在最平静的生活中，时间和记忆之间的斗争也永不停息。珂赛特过的可不是平静的生活。但是甚至她童年的动乱生活也没有使她对未来的动乱做好思想准备。

她本来可以逃脱那一切动乱，过独自离乡背井的生活。马车叫来了。她的一个个提包都装好了。仆人敲门说车夫来到了。珂赛特不理她，依然留在她房间里的小写字台旁，在她潦草书写时她的笔急促地毕剥响着。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父亲要我们搬到武人街七号。我们从那儿去英国。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动身。你说你可能有希望使我不去英国。你说你两夜之内就会回来，但是三个夜晚过去了，我在园子里等待你，你没有来。我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现在，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你必须收到这张短笺。你必须找到我，马吕斯，亲爱的，马吕斯。另

外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必须见到你。我一定要抱住你。我死掉或者去英国以前我一定要抚爱你。没有你我现在过了三夜了，想到一生中没有你我简直忍受不了啦。我活到老又怎么样呢？马吕斯，到我这儿来吧。找到我。抱住我。爱抚我。

崇拜你的
珂赛特

1832年6月5日

在用蓝色封蜡封上信以前她用吸墨纸吸干短笺上的墨水，写上马吕斯与同窗好友们合住的那栋公寓的地址。把它藏在她的裙子褶层里，她就冲下楼去。在楼梯脚下她几乎撞上搬运他们一只只旅行袋的车夫。

珂赛特兜着圈子跑到后面，跑到马吕斯春天一夜又一夜秘密地来到她那儿、那个围着围墙、荒芜、遭到忽视的园子里。现在，在下午较晚的时候，阴影倾斜，一只只蝴蝶在野草丛中飞舞，一只只蜜蜂偎依在一朵朵野花花心里，但是没有一个人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今天夜晚他肯定会来这儿，来到卜吕梅街。他会认为她去英国了，而且他会像她绝望了一样绝望了。她双手攥着那扇破门的铁条，好像这扇铁门是她年轻生命剩下的唯一残骸，她在那儿缠着不走，哭泣着，直到一种活动引起她的注意。一个工人，实际上是一个男孩子，穿着破衣烂衫，一顶便帽拉到脸上，就蹲在外面墙凹里。珂赛特把信从铁条缝里塞给他。“请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彭眉胥。你看，那上面有地址。对不起，我没有钱，不过他会给你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那个年轻人愤怒地说，“我不是到这儿讨钱的。”

“那么，请你，”珂赛特恳求说，“以爱情的名义，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彭眉胥。”

正当珂赛特听见她父亲呼唤她的名字，催她赶紧行动时，他拿了那封信，全速跑掉。她不文雅地用裙子擦擦眼睛，应声回答，是的，她会赶紧行动，但是她低声反复嘟囔，以爱情的名义，以爱情的名义，以我的爱情的名义，马吕斯。

妥妥帖帖地戴上帽子和手套，珂赛特上了马车，在他们的唯一仆人杜桑旁边坐下，而那个车夫，就听得见声音地咕哝着，偶尔咒骂几句，继续提起他们的皮箱和旅行袋。杜桑伸出头去，以毫不含糊的措词，叫他不要咒骂；当他终于照办了时，由于正直使事情完善了，她哼了一声，“这样的骂人话会使你的道德高尚的父亲心烦意乱的。”杜桑健壮，满脸皱纹，虔诚得像一部祈祷书，她坐在珂赛特旁边，像是一幅青春画像旁边的古老画框。

“我真羡慕他咒骂。”

“少女们从来不咒骂，ma petite（我的宝贝）。少女们永远尊敬长辈、尊重宗教信仰。”杜桑在她自己身上画了十字，“尊重最懂人情世故的那些人。”

“谁最懂人情世故啊？”珂赛特尖刻地问。

“在女修道院她们什么都没有教你吗？”

她们永远教育我，爱情是永恒的，马吕斯，永恒的，即使我们可能永远分开。珂赛特忍气吞声，咽下眼泪和她认识到是增长的忧虑那种伤心刺骨的滋味。就平常的美貌而言，她的面色太健康了，虽然她的头发以与时尚的统一卷发恰好相反的不守规矩的样式卷曲着，而且她并未像当代美人儿们的风度那样噘着嘴，但是她，那幅处女画像，却脸色苍白，坐在这辆出租马车上。虽然珂赛特并不知道，但是她却具有她母亲的迷人微笑、漂亮的牙齿和黑眼睫毛的蓝眼睛。她非常漂亮，骨骼很小，去年她暗自猜想她是一个漂亮姑娘。马吕斯使她确信她是一个美女。不论是姑娘